

山中雜記

祖正

四

「哈哈，你這個人呀，你也像有些人們一樣，專門愛發議論以自高的了——像籠居於冰冷的學問與年齡，或是墊伏於穉小的一點兒經驗或是識見裏的那些人們。你能把中國數千年來的思想，習慣打破麼？你能把那個偉大幽邃的宗教掀翻麼？你說的什麼生活的明淨與嚴肅境地，你已算達到了麼？你知道說那句話的英國詩人許麗到說出那句話來為止的他生活的動搖與劇變是怎樣的厲害呀，他內心的痛苦是怎樣的熾烈呀。哈哈，你這個人呀！」心裏面堆起了一大些的自問，發見自己已走在山門外沿着溪水邊的一個密林小徑裏了，在初夏午後的時候。

記得在興福寺後面的山腹裏有一個名簾珠洞的古剎。出門當時原來抱了這個目的在心，如今是沿着溪流邊的幽徑漫漫地走去。舉眼不見天日的那麼茂密陰森的雜樹林，圍繞着我的去路。只找漸向高坡去的小徑走上

去大概必定找得到那個目的地。從習慣成了性僻，每逢走生路不喜歡問人。在密林裏也有茅屋幾椽的小村落，偶爾在滿罩綠蔭的農場邊發見個把面貌謹樸的農夫，自己也不想問他，只同他打個招呼走過。

那條悠靜的山溪在不知幾時已與我分手而去了。自己此刻已在地勢稍高的林墓叢裏了。在疎松的清朗裏見到許多規模宏大的古墓。及到走近去一看，也只是「江西省候補縣丞王公○○之墓」，加一級同知銜周公○○之墓」等算不上什麼顯宦高官，而死後的排場已經如是，想見他們生前的享受，也定比我們亂世之民高出萬倍了。如是從而生起了思古之幽情。對於古時的追慕往往生起對於現代的嫌惡。寢饋於古典籍的人們也難怪的去咒咀近代的文藝了。

愈到了高處，古墳愈多。從疎松間豁處望見方才從那裏面披拂而過的那些葱翠的密林。身上覺得熱而有點疲憊。但是目的地的簾珠洞還不知道在那裏。儘在這些荒墳裏亂走，心裏委實也有些空洞的胆怯。

略帶了些焦燥的努力，被我攀上了那個小岡的頂巔了。就在那個頂巔上看出了一條較闊的大道。只有這條大道一定可通簾珠洞去——自己好像心有把握似的恢復了勇氣。

順着那條大路也走了好些時候。越過了一個岡巒轉面處，忽然之間一個展開的夾谷呈現在眼面前。另一嶄嶄聳出在隔一深谷的對岸。我的視線渺遠的飄到谷底展合處的山峽裏，似有一隻久斷香火的古刹。看到對面的山腹處也有蜿蜒着的幾條引領到那隻古刹去的山路。遠望那幾條山路，宛如盤旋的細索，寬鬆鬆繫縛在那個腰部。漫步走去，設想到對面那些條條的山路上不知走過了多少虔敬的迫切的，熱誠的朝山者；那些蜿蜒的山路本身好像能從遠處在那裏陳設。可是那一條山路是那一個走開的呢，這是等於『江上何人初見月』那個永久的謎問了。我一頭心想着那個謎問，走着下坡的山路。逐漸清晰的，那個山峽底裏的古廟映進到眼簾上來了。直覺到那個就是我要找尋的簾珠洞了。初夏的殘陽還是熱烘烘的

從對岸的山上面射下來。順道而下，就到了懸在兩峽上面的一條巨岩石橋上。自己已在由下而上仰瞻得到廟門上一塊剝蝕了的『簾珠古庵』的匾額位置上，橋頭盡處又有一座巨大的岩石。那隻廟是建築在巨岩本身上，從此俯臨下視於兩峽之間，渺遠地維繫着緣着山腹間的細道而來的人們的心魂的。

走上那個巨岩邊的石級，躡進剝蝕匾額下的山門，見到一個院子。院子對面是正殿了。殿內照例的地方有些照例的佛像。終是不見人面。只有看得出時常打坐的一個蒲團及旁邊一脚懶椅上面的蒲團，好像留着人去不久的凹窩，併且表出一種枯寂裏的安靜。正殿後面是後院，又信步走入側殿都不見人影。又從側殿穿了幾所空屋，適巧又到了方才山門的近旁來。那所空屋的窻子是俯臨澗谷的，我在那邊暢了些神然後又從山門走出。在空廟裏穿了一週，心裏更其覺得怪空漠的。下了原來的石級，只有歸去的路了。坐了下來休息。眼看岩石橋彼岸的山路上還晒着太陽。心想道等那個太陽晒過了對

岸的山路然後回去罷。而回頭去看背後嶢嶢上的日頭却已見不到了。正在那時，我的視線偶爾飄到方從上面走下來的那山門前的巨岩平台上去，見到高高地在巨岩石上聳着一個對着下面靜視的人影。那個人影上面適巧有些樹蔭遮着，現得那人的臉貌不甚清晰。他既無動作又無聲息，只是入了定的那樣對着下面靜視。下面被他靜視的只有我。我又看到那人體格之雄偉。雖在他的靜默中得到了些尊嚴之感，畢竟在如此荒山裏，有點胆怯。於是我也保持不出聲，悠然眼看着對岸山路上的日脚。

我又回頭去看他時，他從靜視的狀態變在那裏漫步了，但還注視着我。我於此時看到他身上是穿的僧服。我此時方稍安心，一頭仍注視他在上面那個龍行虎步的樣子，我們對看了好幾次。他先開口了。

『何不上來坐坐去。』

『這裏很好，謝謝你。』

我如是回答後又看他兩手叉着腰一頭走着，向山谷下凝望的姿勢非常雄偉。於是我就覺得要和他攀話去

了。自發的走上石級去。和他初次接談時就覺得自有出家人那樣現露於言語眉目上的謙遜與萎縮。請教姓名後，知道他名「永一」，安徽人。宣統二年出的家。早先是務農的。我覺得再不好尋問他所以出家的原因。因為想到出家人定有想定的一念。這個一念或是什麼，或是什麼，大都就在口頭，而有時說也說不出口的。

我聽他說在這幾年間已走遍名山，如峨眉五嶽之類。每到一處可以任意居留。路上又是隨緣食宿，身上可以不帶路銀。我聽了非常欣羨他。我說『你們出家人真是來去自由』，那麼讚美他的僧侶生活。他照例是那副謙遜萎縮的言語眉目對我說道『我們這些是世上沒用的人。』我看出他說話時也並非故事謙遜。在如此荒山窮谷裏，一個人朝朝暮暮的枯寂下去，自己當然有被一切的世人離棄以後的焦痛。方才正殿內的那個打坐的蒲團以及旁邊那個竹榻可以說明他的起居生活了。

『那裏的話。世上無論什麼人。爲自己修心養性都是要緊的。關於這一點。你們比什麼人都有獨到處。』

我的話結局還是讚美。

我問他澗橋左邊山腹上的幾條山道可通何處，他說可達中峯。於是談到了此刻還住在中峯山廟裏我此次尙未見面過的舊友S君來。他說S君每逢晴日，常常越嶺而來，暢談竟日而去。他也知道S君從外國回來後，娶得了一位賢慧夫人。他聽說我與S君在同一的外國有相當友誼的，於是他就在我面前陳述了S君爲人如何清高，求學如何懇切。我眼看到下面條條的山路，說時常有S君的足跡，因之渺想到好久不見的舊友S君那邊去；又沉想到那位S君把說是美滿的家庭，賢慧的夫人拋撇開了，來到這種荒山裏獨自枯居着的他生活的自得處。

眼看對面山路上的日脚已經移過了好久，被左邊的嶢嶂遮住，一不在意，已是晚色蒼茫的周圍了。問了歸路，他說依着對面那條寬闊的山路，一直走去就可不走方密的密林，直達興福了。我在晚色蒼茫裏與永一和尙告別。走下石級，踱過澗橋，一步步走着歸路的坂道。一回頭去，看見那邊岩石邊樹蔭下依然有個屹然不動作

雄偉凝視狀的和尙。『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在永一師身上記出那句話來。

『我們是沒用的人。』那句話又奇異似的浮現在歸途的心懷上。同時又有說那句話時，那永一和尙臉上表現的枯寂神情。一忽爾又渺想到住在只隔一嶺遠的中峯山廟裏那個舊友來了。他是先我回國來，在一個江南著名的學校裏找到了職業，不久就在那個學校裏娶到那位賢慧夫人。他的豔聞就飄進我們海外羈客的耳朵時，大家現出的欣羨神色！去夏與朱湘同來常熟，在酒席上的談話裏，聽那個S說道『什麼新婚的幸福，和愛的家庭，都只是瞬間時日的滿足罷了。』在那時知道他住進山廟裏已有一二年。他住處此刻還在山廟裏……：……：……：夜色蒼茫的山路走盡時，一抬頭去，前面高林盡處的夾道中黃牆上『興福禪寺』那個巨大的匾額，已隱隱在望了。

『這個世界以外定有另一個也能使人安住的世界我今天的心胸寬暢極了。』心中那麼自得的時候，前院

已聞得木魚聲，幽遠的鐘磬聲了，在靜寂的清夜山寺裏。

五

勞倦極了，勞倦極了。昨天走路太多，夜間苦楚又發。今晚夜飯後只在寺門外走走，沿着林道右邊又走到了那條離寺門不遠的高坂上巨岩石橋邊去。橋上徘徊了些時，發見有一條黃石子鋪成的山路在接近走着的山路地方被大雨後的山水冲壞，初看認不出是條路了。只要在雜樹林下攀登三數丈遠就可以走上那條黃石子鋪成的路。想想上面究竟可通什麼地方罷，於是攀援而登，一步步走向前去。知道這是漸漸走在興福寺前對面的山頭上去。黃石子路是新鋪的，石子邊上還未脫鋒角，知道一向是少人往來。隨着幾個轉折，就到了盡頭處了。石路盡處是新建的一個大石墳，白石的華表，牌坊，石欄干；直通塚穴的墓道都是整塊的白石砌成，兩邊是冷松那木蔭罩着。牌坊上寫着『天甯塔院』下面署名『弟子程德全謹書』，知道這是常州天甯寺看老和尚的墳墓看看

這些白石已經所費不小了。又是愛發議論的性僻來了；『既然生在空門，又何必死後給他那麼物質上的壯麗呢。』

背着墓門，向山下遠眺去，又發見這個優良的地勢真是大費揀選而得的。下面層層的林木蔭子下就有藏蓋着的興福寺。把目光放到稍遠處去，有一片茂密的樹林那裏面許多的道場僧舍都是興福寺的廟產。又望到目極處，那裏有渺渺一水與地平相接，知道就是揚子水色了。在墓畔出神了一會，再從白石墓道上深進去，深盡處是主穴的饅頭塚，這塚也用白石築成。塚的周圍又是方方一個鋪成白石面的小場，周圍都又是白石欄干，後面緊接着山背了。比石碑坊處又高了一層，我以為此處當更無人跡，一個人正在高眺遠矚的時候，忽然從塚後現出一個白衣人來。我驟然為之一凜。但看那人倒並不理會。手裏拿着書，讀得很熱中的那樣，又像略帶微吟。身穿的就所謂『衲』的那件短衣了。赤脚着的草鞋在石版上走不出聲音。他見人似屬未見，只顧念書。

我也留了神，保持沉默。塚畔石欄干邊發見有條上通山背的小道，也是用白石堆成的。我走完石級，眼前是一隻小廟。望望裏面似有人住的。正在徘徊間，方才那個白衣僧也走了上來和我打招呼。我也恭敬的回答他。他請我入內稍坐，我就不客氣的進去了。一直走到殿上，遂又走進他住的房間裏去坐下。我報姓名，他通名號。

他名「徑西」，湖北襄陽人。我說往年到過湖北又曾到過襄陽——（想起來那還是十四年前隨在所謂北伐軍營幕裏的時候）於是彼此好像找見了第二鄉親似的談得來了。他與昨天後山裏遇見的「永一」師不同，一見面就能告我出家的動機，又發揮了他爲僧的抱負。說家裏本極富足，家鄉自遭白狼之亂，殺人如麻，人死還不如狗死。於是煩悶頓生，想到人生畢竟生從何處來，死到何處去。就此慨然出家，追求那個煩悶的解決。從家門出來，最初順着那條漢水而下。在武昌的洪山逗留了些時，從此又發脚東下，爾來也有若干年的求道歲月了。說在杭州住了兩年，此刻一個人住在這個歸興福寺管轄

的天甯塔院裏。我看他年紀還輕，自有一種鄂人特有的表情。想道在我鄂中漂流的時代，他還是一個小孩年紀呢。本來白狼之亂，距今約莫也有了十年了罷。他人還誠實，從木板牆邊取出一個一磅容量的熱水壺來，倒出一杯白開水給我喝。和我說話時微有口訥，嘴唇邊時時起着痙攣。知道他已抵耐久了那種孤獨的壓迫。

畢竟徑西師年紀還輕，隨處有些鱗角，時時有對我勸善說法的意思。我只贊他有志。我說新興的中國本來百事待舉。各宗教之復興又正其時了。宗教界也缺乏真正的人才。西哲有言曰：民族之覺醒須先有靈魂之覺醒。我說同一教主，我也理解釋迦之慈悲，而又景愛耶穌之血性。

一不在意，我自己也現了鋒芒與他發了議論了。急切下山來又是落寞的黃昏時分了。

一頭走着林間的夜路，想起方才天甯塔院裏那個徑西師房內板牆上懸着一本木刻顏真卿的大字碑帖，大概是他朝晚用作觀摹的。說也奇怪，我在武昌糧道街上也

曾買過一本與他同樣的顏字帖，在那邊閒居時候還當真的臨摹了些時，如今還許在書篋內找得出。

『近來的僧侶中也儘有些奮發有爲的人了。像那個徑西，總算是一個有志者。我更欽羨他那種堅決斬截徹底於孤獨的精神。覺得自己在風塵中所走的那條孤寂的道路，其實還算不上一回事……』一頭沉想着，沉想着，漫步踱進『興福禪院』裏去的是我。

小品

江紹原

▲緊要聲明▼

小品（一）至（七），見七月份晨報副刊。從第八條起，改在語絲上發表。我并且要鄭重聲明，以後不再向晨報社投稿。理由容我在最近的將來另寫文宣布。

（八）『奔』

周官媒氏職，『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對於這四句書，我在語絲第二十四期（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出版）上面，發表過一點意見：——

我疑仲春之月，本為皇古男女自由配合之期。其後男女之防漸起，男女例須秉禮婚嫁，否則不齒於人。唯相傳甚久之舊俗，不易立刻消滅，故一屆仲春，相悅者輒衝破禮教網羅，羣為桑中之會。『禮』化者雖痛責其無恥，有情者則不忍與之為難；甚至以為此時多多配偶，不論是否率『禮』而行，均於農事有益。故『於是時也』（仲春），『自決』之男女必甚多，同情之者亦必甚多。否則何勞周官著者特別在此處點明？『是時』者，本野蠻時代之 *BEATING SEASON* 也；『奔』者，野蠻時代自由配合之風復盛也；『不禁』者，同情於暫時衝破禮教之防之謂也。（禮部文件之六）

今春聽說梁任公先生在貴族的清華學校講中國文化史，并且印了講義發給他的聽衆。我因急要曉得他對於中國宗教的觀察，曾托徐志摩先生設法代討一份講義，

而未果。六月間纔從朱佩弦兄處收到社會組織篇，共八章。其第二章有云：——

其三，婚禮主要精神，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莊嚴鄭重，別嫌明微。然婚姻之始，果遵此嚴格的儀式而成立耶？殆未必然。歐西今俗，男女率於婚前結愛；國內苗族，至今猶以踏舞合婚事。人情不甚相遠，我族初民，恐亦爾爾。其痕跡略可尋者，則周禮媒氏職，「以仲春之月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其或古代本以豔陽之節，秉蘭贈芍，合歡定情；後聖制禮防淫，曲爲之限；然舊俗終有未可驟革者，因於一年中設一月爲例外，如築堤有閘，資宣洩焉以毋使潰決，未可知也。（頁四）

這年頭大概的確「人心不古」，「淫風大盛」。否則一位國學大家和一個北京品報作者，何能不約而同的發出上面那種謬論。

（九）『割勢皮』

我的古冠禮研究，全文業已發表。其中怕少不了錯

誤和不足信之點，深願讀者們隨意駁，罵，批評。在我一方面，將來除把那篇文細心訂正外，還想把采集些漢族以外的成人禮，寫成一個外篇，備人合看。

近閱陶廬叢書裏面的新疆禮俗志，得見以下數行。（此書的著者爲『禮部顧問官，甘肅新疆布政使王樹枬』——比我闊的多，是不是？）他記哈薩克人『散處阿爾泰山塔爾巴哈台伊犁北境』之遊牧人曰：——

其俗向無冠禮。嬰兒四五歲，父母擇日徧告戚友，延『莫洛大』誦經，行割禮。諸戚友相率餽物致賀。富家大族則殺羊馬，饗賓客，爲賽馬鬥技之樂；婚姻喪葬，僉以此爲盛舉。過此無恙，始得論婚；學騎馬，教之控縱坐躍諸法。

哈薩克人的兒童雖得戴帽，然帽制長幼不同：——

兒童小帽謂之「克擺什」，以五色絨絲組織之，上繫訓（？）狐毛，名曰「玉庫爾」，避邪祟也。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緞及雜色綢布製爲小帽，四時均加皮皸。高帽謂之「突馬克」，其上或用捨狍貂狐之毛，

液用羊皮，概視家之貧富爲之，其式六方，頂高三四寸，後幘長尺許，皆皮裏也。戴時露口眼於外，冬日以禦霜雪。夏亦帽，無露頂者。大小頭人進謁官長，皆呢邊紅纓大冠，間置翎頂其上，以示尊異。

哈薩克人信回教，割禮爲其教禮之一，雖則世界上不奉回教而亦有此俗者蓋甚夥。同書云天山之南與疆北之纏回，『男子毀齒行割禮（生四五歲，割勢皮一周——原註），舉家稱賀。稍長則尋爲「朶斯」，朶斯者，男女交好之辭也。……其俗，女子於歸無過十五齡者；年逾二十，容色摧殘，同於老婦。』

世界各處，男子行割禮之年頗不一致：早者生後數日，晚者須俟十六七，亦有將此事列入成人典禮中者。大抵男童行割禮後，可得到各種不同的新權利：例如攜帶武器，打仗（『執干戈以衛社稷』），承繼祖產，交媾，娶妻，在全族會議發言，以及其他，以及其他。『沒割過的』，往往被認爲一句極刻薄的罵人的話。

猶太人也有割禮，并禁食豬肉，我們看舊約便知。

（十）『二元紅』『紅珠』

我非常感謝玉山生，他寫了寄給我的關於天癸的傳說許多條，都極可寶貴。旁位熱心的人，肯否像玉山生和袁雪君樣，把民間流傳的迷信或散見各書的記載盡量寫示，讓我替諸位作個義務纂修官。

玉山生翻過大清律例否？刑律『採生採割人』項下有注云：

更有剗人臟腑及孕婦胞胎，室女元紅之類，以供邪術之用，皆是採生折割。

據會典（『據會典云』之譌？），取孕婦腹胎，取室女紅珠，亦是採生。

『採生折割』的刑罪極重：曰『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爲從者斬。若已行而未會傷人者亦斬，妻子流二千里，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里長知而不舉者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

(十一) 鬼神之名

我在古冠禮研究一文中，曾說起鬼神和人一樣，是不肯輕易洩露自己的名的。因為我們一唸他們的名，往往就足夠把他們制伏住。下面再引幾段書證明此傳說之存在。

抱朴子登涉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

李之彤任建封同編的行廚集：——

五方火精宋无忌弟兄三人，但呼其名即遠去千里。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自不陷溺。

山行念「林，兵，」二字，却百邪。

東抄西襲之四至七

劉復

(四) 白話詩的先驅者

用白話做詩，在我們這些妄人眼中看去，已經是了無足奇的了。而在一般非妄人睛中，却以為便是「蛙翻白

「出」闊，蚓死些「之」長」罷，也總還音韻鏗鏘，對仗工整，比「兩個黃蝴蝶」好得許多。不知古代的詩，原是平淡自然的；到漢魏以後，漸漸的從平淡自然轉向工整纖巧，或堅深枯澀的路上去，也是進化中必經之階級。過了這階級，又漸漸的有回復到平淡自然的趨勢，——我們若是用心在各家詩話中去找找，這種歸真反樸的論調，真可以找到不少。雖然在這種的論調中未曾明說用白話做詩這一句話，而用白話做詩的可能，却已隱隱孕育於其中。我近來打算在這一件事上，用上一番搜輯的功夫，只因藏書不多，讀書的工夫又少，進行很覺遲緩。現在先從陳眉公莫星卿兩人所撰的文苑瀟湘中抄出一段，以見一斑。（這是部不甚習見的書，是沈二借給我的，附筆誌謝。）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即性情之謂也。而其發揮描寫，不能不資於事物。蓋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事。詩人所取事物，或遠而古昔，近而目前，皆足資用。其用物也，如良醫用

藥，牛溲馬渤，隨症制宜，不專倚人參茯苓也。其用事也，如善書之人，觀驚蛇而悟筆意，觀舞劍而得草法，不專倚臨帖摹本也。本朝論詩，若李崆峒李於鱗，世謂其有復古之力。然二公者，固有復古之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謂文非秦漢不讀，詩非漢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漢以下者皆不宜引用，噫！何其所見之隘，而過於泥古也耶。夫詩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如雉鳴，螽斯，桑扈，蟋蟀，樛木，夭桃，芣苢，葛藟，是三百篇所用之物也。降而爲離騷，則用芷蕙，荃蒨，木蘭，菊英，蛟龍，鳳凰，文虬，赤螭，曾有一物假借於毛詩乎，又降而爲唐人之詩，則用江梅，岸柳，澗草，林花，乳燕，鳴鳩，羣鴉，獨鶴，曾有一物假借於離騷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筆隨，自不暇舍見在者而他求耳。至於引用故事，則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古

今，不論久近。蓋天下之事，今日見在，則謂之新；明日看今日，即謂之故。他不泛引，如杜詩云：「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李詩云：「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非二公目見本朝之事耶？居今之世，做我之詩，乃曰漢以上故事才用，此特有見於漢家故事字眼古雅，遂爲此拘泥之言。其實字眼之古不古，雅不雅，係用之善不善，非係於漢不漢也。怪彼用字之俚俗者，欲盡廢漢以下故事不看，何異愛春者，欣羨桃，梅，梨，李，而置蓮，菊，芙蓉，山茶，水僊於不觀，曰，化工之妙，盡屬於春也。誰其信之？故吾以爲善作詩者，自漢魏盛唐之外，必遍究中晚，然後可以窮詩之變；必盡目前所見之物與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後可以極詩之妙。若但泥於古而已，即如「早朝詩」，千言萬語，不過將旌旗，宮殿，柳拂，花迎，金闕，玉階，曉鐘，扈仗，左翻右覆；及問之，則曰：不如此，便不

盛唐。噫！只因盛唐二字，把見前詩興，見前詩料，一筆勾罷！如此而望詩格之新，豈非却步求前之見也與？

(五) 神州國光錄之一

南陽鄧文濱所作醒睡錄（同治七年成書，光緒初申報館出版），其第三卷中有『京華二好二醜』一節。二好是字好，相公好；二醜是：白日大街遺屎醜，八股時文醜，今錄遺屎一節：

何謂遺屎醜？廁屋者，行人應急所也，而都門以市衢爲廁屋。狹隘胡同無論矣，外城若正陽門橋頭，琉璃廠東西，內城若太學貢院前後街，東西四牌樓，皆百貨雲集「人物輻輳之區」其地無時不有解溲屈躬者。間有峨冠博帶，荆釵布裙，裸體雜處，肉薄相逼，光天化日之中「毫不爲怪」。早晚間堆積纍纍，惡氣穢形，令人不可嚮邇。而巡城官吏，無有以全羞惡，肅觀瞻，蕩穢瑕，免疹疫，經畫區處者，故曰白日大街遺屎醜！

不要說外國鬼子了，便是我們南方蠻子到北京來，看見了小胡同裏一簇一簇的小屎堆，大街上一擺一擺的大屎車，心中總不免有『觀止』之嘆。初不料六十年前，還有那麼樣的洋洋大觀。夫六十年直花甲一週耳，以花甲一週之中而國粹淪亡有如此者，此憂時君子之所以仰天椎胸而泣血，而且大放其狗屁也！

(六) 神州國先錄之二

明江甯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五中，有這樣的一節：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闕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從這上面，我們知道『臣』與『奴才』之外，還有『糞土臣』這樣的一個好稱呼，——這真是找遍了世界萬國的字書找不出來的一個好名詞。嗚呼！生乎古之世，吾其爲糞土臣乎？生乎今之世，吾其免於爲糞土臣乎？或曰：你休想！你是什麼東西！你既不是國丈，又不是刺史二千石。離糞土臣還有一萬年！

同書同卷又有這樣的一節：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據說小鬼頭採取了中國金瓶梅等書上的事實，纂成一書，以見中國民族之卑劣。若然這等事實也給他採取了去，不知又作何等論調，然而人家說什麼儘可以不問，在我們看去，總是國粹，總是國光，總是精神文明！

(七) 湘湖雜詩

前月中，在A·C·學校裏住了兩天，沒事做時，便把書架上的一部精鈔本宋會稽孫元規（沔）所著曲水集，借下來看看；其卷下中，有『湘湖雜詩』十數首，當時覺得很有趣，鈔了下來；今再轉鈔於此：

上湖舟去下湖還，處處花村雞犬閑。二十四塘農事足，至今野老說口山。

歷歷青山擁水涯，海門西望夕陽斜。飛來積翠如烟雨，散作湘湖二月花。

湘湖春水淨漣漪，渺渺東風歌竹枝。雨棹行來寒色遠，鷓鴣啼斷雨如絲。

如雲嬌女逞妖姿，高竈青鬢淡寫眉，爲問蘭橈何處去，苧蘿山下拜西施。

誰家思婦惜年華，楚楚長歌湘水涯，夜色飛來天上月，春風吹滿鏡中花。

西村少婦豔新粧，粧罷盈盈上錦塘，帶下風翻紅蝴蝶，湖中香散紫鴛鴦。

村舍紛供夏至茶，紅薑紫棗色交加。瑣窗嬌女多殊思，金剪新雕蓮子花。

湘浦紅兒翠袖鮮，停橈只採並頭蓮。日斜風細人歸去，一段巫雲沒遠烟。

秋氣蕭森汲森茫，羅生綠萸滿湖央。葉翻白花謝，服擘蟾蜍紫角香。（第三句缺二字）

八月十八大潮生，鼓棹揚舫逐隊行。同到浙東臺上望，雪山一片壓吳城。

鳴榔得得散湖烟，雙槳紛來掉白船。浦口漁家三

百戶，一時多在鏡中天。

柏葉流丹楓葉黃，蕭蕭風雨滿湖塘。阿郎西去潮聲遠，愁見寒江烟水長。

寒水冷冷孤月生，一湖秋色散空明。歸鴻飛去不知處，愁聽孤舟橫笛聲。

夜鳥啼斷已三更，湖上風高波浪生。正是第櫓人未寢，寒雞聲和紡花聲。

口口口苦不堪聞，淒斷流波過暮雲。試向思落紛紛：（後二句只六賸字）

投壺以後

作人先生：

一星期前曾有一封短信關於改造裏「支那通」所謂「宣統帝作詩筆影」乃是錄顏魯公爭坐位帖的一小段的話頭，寄在北大一院語絲社，或者你沒有見到？

無聊得很，想來同先生胡扯幾句。雖然你忙得很，我曉得。

我們的貴國所謂是「禮教之國」，似乎無須表白的。章孤桐張之江一輩聖人之徒，熱心「維持禮教」「整頓學風」，三一八的事鬧得天下聞名。大家的腦袋，我想總不致于像「漏斗」吧？

我們的貴省——江蘇省自從五省總司令孫傳芳坐鎮南京以來，「制禮作樂」——見各報很是見得「昇平景象」。雖然「保境安民」，正忙着遣兵調將；但「雍容」的態度，畢竟有古儒將風。

昨日由一位朋友給我一份東西看。拜讀之後，敬佩「供職鄂岸鹽務稽核處」無錫唐文沼國學專脩館高才生楊鍾鈺曹啓文這兩位「江蘇旅鄂公民」雖然供職鄂岸；而關懷「風俗人心」，拚命要吃冷牛肉的熱誠。當今之世，何可多得？北有章張，南有曹楊，無多讓焉！

他們我兩位有鑑於白話「呢嗎的哩」的「鄙俚」；男女同校的「有關於世道人心」；以「呈請鈞令禁止男女同學；特重讀經與國文；禁用白話；並多設宣講所，以端士習而善民俗」。

他們又說：「竊維中華爲教化最先之邦，爲全球所公認。『孝慈忠義之風，冠婚喪祭之禮，胥本乎天理人情：驩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識各國有之士，譚及周孔之教，靡不肅然起敬，翕然推服。近年四子五經之書，歐美繙譯殆遍。法京巴黎，意京羅馬，均設漢文漢學博士弟子。我國文藝之教，倫理道德之懿行，將暨訖寰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乃吾國奸徒，專以離徑敦倫，蠱惑青年子弟。於是提倡男女同學，以壞禮義之防；提倡公妻公產，以獎勵姦盜行爲……」

我因爲太「心折」于「宏論」了，所以也不憚煩的抄下。本來孔子之教，「其大無外」。「化及苗夷」，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現在正已漸漸的證實，「萬邦朝貢」，姑且少待，遲早之間，必須實現，——因爲他所說「敦倫」的「倫」裏，已沒有「君」了。一定要等支那「改造」，請康有爲，羅振玉……一輩「耗子鱷魚」出來捧十九歲少年愛新覺羅溥儀「再坐龍庭」。

至於「共產」，馬克斯學說我沒有研究過。「公妻」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會聽見「暴徒」提倡。我好奇心重，等我曉得了這兩位旅鄂公民通信處，倒要去領教領教！

他們又說：「竊謂今日欲救世變，先正人心；要正人心，須先從嚴學規善民俗入手。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婣任卹……春秋傳云：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魯不棄禮，無可動也。今東西各國，最重國粹，無不加以保存。此學校宜重讀經之說也……」誠然誠然！誠所謂「洞中時弊」。不過我以為在現在這個「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時勢，不應單消極辦法「維持禮教」，一定應該積極的拿一部周禮來「雷厲風行」，做到了「男女不同道而行」，「男女授受不親」，「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然後可以一矯積弊。

不過在此有一點矛盾了。我們省長訓令內不說嗎：「男女同校一項，在小學學生生理尙屬幼稚時代，似當

無妨。大學生……按諸國外各大學，亦類皆男女同學，似尚有通融之餘地。惟中等各校學生，年齡大率正在青春時間，定識定力，尙未有充足脩養。似應一律禁止男女同學，以防弊害，而肅風紀。」

我讀了這些話，實在還有一些淺見：按禮「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那末小學學生已到了七歲——自然六歲零十一個月二十九日就不打緊，應嚴禁男女同學。大學生生理上都成熟，自然不消說得，男女同校，終不落局。正不必亦步亦趨學「夷人大學」以圻「禮教莊嚴，文獻宏備爲全球各國所重視」之國的台！

讀經一項（我抄得手酸，恕我不高興抄了，）我以爲各中學大學，凡屬國文科，絕對要讀六經；小學亦即決不可因其「程度尙淺，文言白話不妨兼授，以期易于領會」，除三字經百家姓神童詩外，亦儘可授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小學生不懂高深學理的，儘不必講，只要像小和尚看經式的教他們唸熟。將來「溫故知新」，自然「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了！

至于「多設宣講所以端士習而善民俗」，我意以爲不如主張胡適之齊燮元所說的「恢復書院制」，更徹徹底底，像我們貴縣——金山縣裏的王老先生所謂（跟着「恢復書院制」而唱的）：「獎勵私塾，廣開書院；俾可以盡力於脩齊治平之道，將來衡文取士，拔其尤者而登庸之，真才於是乎出矣！……」

好了，可惜以「顏淵自命」（當心短命，好笑）的江蘇旅鄂公民楊鍾鈺所編的德育佳話德育寶鑑太上寶箴金科便覽四部好書沒有拜讀到，將來如有眼福，何止「擊節稱嘆」，「千讀不厭」，實是要「十體投地」！

胡扯已畢。我想先生對於我一些淺「見」，一定表示贊成？——那些揚曹「洞中時弊」的宏論，早經「頗堪採用」而訓令實行，自然「甚休甚休」。到了將來「經學昌明」，「三尺童子亦能筆伐口誅」的時代，楊鍾珏曹啓文兩位「鹽務稽核處」先生，設已「歸道山」，那末三牲之供，豈特喫冷牛肉而已哉！

十五年九月三日，孝子。